

新时代

(现通译为《处女地》)

〔俄〕屠格涅夫◎著
郭沫若◎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代/[俄罗斯]屠格涅夫著;郭沫若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0

ISBN-978-7-5153-1153-1

I. ①新. II. ①屠…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506号

书 名:新时代

著 者:[俄罗斯]屠格涅夫

译 者: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庸 王昕

特约策划:张瑞霞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 编: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门 市 部:(010)57350370

印 刷: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9

插 页:1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定 价:35.00元

出版说明

И.Х.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所著《新时代》(现通译为《处女地》)一书及其书名,由郭沫若于1924年4月根据L.威廉所译德文译本*Die Neune Generation*译出,并参照G.康斯坦斯所译英文译本*Virgin Soil*(意为《少女地》)校订。

该译作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6月初版;1934年10月作为“国难后第一版”再版时,译者署名由“郭沫若”改为“郭鼎堂”;此后该书不曾再版。本版依据郭沫若纪念馆提供的上述民国时期版本重排。

为尊重郭沫若译作的原译味道，本版尽量保持译作原版的本来风貌，仅将文中繁体字、异体字改为通行简化字；保留作者和译者的原有注释，分别在其后标注“——作者”、“——译者”；需要补充注释时，标注“——编者”。此外，本版对书中同一人物的译名予以统一，对个别排字疏漏加以校改，并附注于后。上述校注工作得到郭平英女士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谨以此书向郭沫若诞辰 120 周年致意。

2012 年 10 月

序

民国十年的四月一日是我最初辍学回上海的一日。那时候我对于文学的嗜好几乎到了白热的程度，我竟把我所学的医学中途抛弃了，想回上海来从事于文学的创作。这个志望是失败了的，就在那年的九月，我又折返了日本，终竟把医学弄毕业了，又才回到了上海来。

我同时认识了这两位姑娘——科学姑娘和文学姑娘——实在是陷到了叫我左右做人难的苦境，她们两位东拉西扯地牵着我，这几年来叫我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文学搅厌倦了，又想去亲近一下医学，医学刚好达到了一个接吻的目的，又要被文学拖回来了。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我的生活可以因此多生些变化，我今后对于这两位姑娘也再不存偏爱的心事了。

那就是民国十年的四月一日，我第一次读屠格涅甫的这部著书。

那时和我同船回国的是我的朋友成仿吾，他也和我一样，太被文学的引力牵引很了，竟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没有受，我们竟约着同回了上海。他学的本是造兵科，但结果终和我是一样，他没有把他的枪炮去杀过人，我也没有把我的丸药去杀过人。

我们那时在船上同住了两天两夜，同睡在一个比地狱怕还要苦的三等

舱的一只角上。风浪很大，我睡在船上不敢起来，他还好，他还时常要到头等舱去照料他朋友的家眷。

他那时候带着有好几本德文的屠格涅甫的小说，我在船上睡了两天两夜，便把这本《新时代》读了一遍。

这本《新时代》，就是这样对于我是有两重意义的小说呢，我除去喜欢它的本身之外，就还有这一段怀旧的幽情。

去年四月我重渡日本去的时候，我特别把这本书向仿吾要了来，做我永远的纪念。

七月初间我重读这部书的时候，竟起了翻译他的志愿，费了四五十天的功夫，也就把这部书译成了。

这部书的自身我很喜欢，我因为这书里的主人翁涅暑大诺夫，和我自己有点相像。

还有是这书里面所流动着的社会革命的思潮。

社会革命的两个主要的条件：政治和经济的，在屠格涅甫是认得很清楚的。他把马克罗夫代表偏重政治革命的急进派，把梭罗明代表偏重增加物质生产力的缓进派，他自己是倾向于后者的，所以他促成了马克罗夫式的失败，激赏着梭罗明式的小成，他的思想明明是修正派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不过五十年后的今日的俄罗斯，所成功的不是梭罗明，却是大规模的马克罗夫呢！“匿名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了“列宁的俄罗斯”了！

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他教我们知道涅暑大诺夫的怀疑是无补于大局，马克罗夫的躁进只有失败的可能，梭罗明的精明稳慎只觉得日暮途遥；玛丽亚娜的坚毅忍从又觉得太无主见了。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

农奴解放后的七十年代的俄罗斯，诸君，你们请在这书中去观面罢！你们会生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想——不仅这样，你们还会觉得这个面孔是

你们时常见面的呢。我们假如把这书里面的人名地名，改成中国的，把雪茄改成鸦片，把弗加酒改成花雕，把扑克牌改成马将（其实这一项就不改也不要紧），你看那俄国的官僚不就像我们中国的官僚，俄国的百姓不就像我们中国的百姓吗？

这书里面的青年，都是我们周围的朋友，诸君，你们不要以为屠格涅甫这部书是写的俄罗斯的事情，你们尽可以说他是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去改头换面地做过一遍的呢！

我译成了这部书后，把我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

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

补序于沪上

解 题

- (1) 本书系以 Wilhelm Lange 的德译为蓝本，译成后曾以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译本参证，德译有不妥处间采英译。
- (2) 书名依德译名 “*Die Neue Generation*” 译作 “新时代”，意不甚适，应译作 “新代” 或 “新时代的青年”，但一嫌太僻，一嫌太冗。英译名为 “*Virgin Soil*”，此言 “少女地”。
- (3) 书中重要典实就所能考核者大都注出，本系自修工作，然于读者理解此书上想亦不无小补。
- (4) 译事算是尽了自己的良心，自己所不能十分满意的只是重译，我希望在数年之内有直读俄罗斯原文的机会。
- (5) 本书的出版，高梦旦、郑心南、何公敢、范允臧诸氏为我尽力，我在此敬致谢忱。

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二日 译者

目录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卷上)	序	解题
065	059	051	044	037	030	023	016	009	002		VII	X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135	120	115	109	102	097	091	085	079	071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卷下)
209	201	193	184	175	170	160	152	144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284	277	271	260	249	242	236	230	219



卷上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的春天，有一天午后一点钟以前，在比得堡^①的将军街有一位边幅不甚修节的男子，没精打采地走上一家五层楼的后楼梯，大概有二十七岁的光景。褴褛地拖着一双穿破了的套鞋，把颀长的身体一摇一摆地到了最上的一段楼梯，他走到一座门前停止着了，门是脱了机枢的，半开着在，他并没有拉铃，只大咳了一声作为报到，便走进一间小而晦暗的前房里去了。

他用粗燥的高声叫道：“涅暑大诺夫（Neschdanoff）在家么？”

“不在家……但是我在这儿……请你进来罢！”一种差不多同样粗燥的女人的声音从内室里听出了。

“是玛殊玲（Maschurin）吗？”新来的人发问。

“唉，是的……你可不是——奥斯突罗杜摩夫（Ostrodumoff）吗？”

“是，是皮门·奥斯突罗杜摩夫（Pimen Ostrodumoff）。”新来的答应了，慎重地把套鞋脱下，把穿成了光板的外套挂在钉上，走进那发出女人声音的房里去了。

房里低矮而不清洁，四壁是涂着暗绿色，只在两个尘布的小窗透进来些儿光线。家具没有几样，最前的角上安着一张铁床，中心一张桌子，一对对椅，还有一个装满了书籍的书橱。

桌旁坐着一位三十来往的女人，光着头吸着雪茄烟，身上穿的是暗黑色的麻布的宽衣。她看奥斯突罗杜摩夫进来，默默地和他握手，手是粗大而带红色。奥斯突罗杜摩夫也默默地把手握了，坐到一个椅子上，在抽屉里抽出一只快要压扁了的香烟出来。

① 现通译为彼得堡，以下不再赘述。——编者

玛殊玲把火给了他，他把香烟吸燃，两个人便向着沉浊的，即使不吸香烟也早已是烟雾濛濛的房空中吐出青烟的漩涡，彼此不交换一言，彼此也不交换一眼。

两个吸烟的总有点共通的地方，不怕他们的外貌并没有甚么相似。他们那不亲切的面孔上有厚重的嘴唇，大齿，形像不美的鼻准（奥斯突罗杜摩夫的脸上更还有些痘疤）——这些东西表示他们的诚实，精干，与爱勤劳。

到头是奥斯突罗杜摩夫发问道：“你看见过涅暑大诺夫没有？”

“看见过，他立刻就会来的。他拿书到图书馆去了。”

奥斯突罗杜摩夫把头掉在一边，唾了一下。

“他到底为甚么总是东跑西跑的？我们简直会不着他。”

玛殊玲又换了一只香烟了。

“他闲得没法呢！”她一面说着，当心地把火点燃了。

“他闲得没法！”奥斯突罗杜摩夫愤愤地说。“真是孩子气！就好像我们简直没有事做一样！我们忙得没法，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一切事务处理得好……而他——才闲得没法！”

玛殊玲沉默一会问道：“从莫斯科来的信到了么？”

“到了，……昨天到的。”

“你看过了吗？”

奥斯突罗杜摩夫只把头点了一下。

“唔……内容呢？”

“内容！……我们快要动身了。”

玛殊玲把香烟从口里取了出来。

“究竟为的甚么呢？据我所知道的，凡百都是很顺畅的。”

“凡百都是仍照旧步呢。但是渗入了一位不很可靠的人。你晓得么？……这个人我们不得不疏远——或者会完全把他处治呢。此外也还有别的事情。……就是你也要一同去的。”

“信上是这样说吗？”

“是的，信上是这样说。”

玛殊玲摇了摇浓厚的头发，她的头发松松地在后面梳成一个小髻，垂

覆在她的额部与眉上。

她说：“好！已经是下了命令……事情是没有话说的。”

“不消说呢。但是没有钱甚么事情都不能动手；这一切用费，到底从甚么地方来呢？”

玛殊玲沉思了一下。

“涅暑大诺夫总会替我们设法罢。”她低声地说，好像自语的一样。

奥斯突罗杜摩夫说：“我正是为这事情来的。”

玛殊玲突然地问道：“你把信带来了么？”

“带来了。你要看么？”

“请把给你……不，不必，你还是带着罢。我们随后一齐读。”

奥斯突罗杜摩夫咆哮起来了，“我已经把实在事情完全对你说了！你没有怀疑的必要。”

“我一点也不怀疑。”

两人又沉默了，只有香烟的烟雾还从他们的唇上浮起，轻轻地袅绕着，又从他们毛发浓重的头上升上去了。

前房内有种响声。

玛殊玲默默地说：“是他回来了！”

房门轻轻地推开了些儿，从门孔里伸进了一个脑袋来——但是，不是涅暑大诺夫的脑袋。

那是一个小而圆的脑袋，……头发粗黑，额部宽阔而有绉纹，浓眉之下的棕色眼仁异常敏活，反上的鸭嘴鼻，嘴小而红，很有滑稽的意思。

这个脑袋向周围看了一下，点了一点头，微微地发笑——笑时露出两排细粒的白齿——同时带着一个柔弱的身体，短的两臂，微微跛着的一只拐脚，走进房来。

玛殊玲和奥斯突罗杜摩夫看见了这个小小的脑袋的时候，他们的面貌显然呈出了一种轻蔑的神情，好像是在说：“哼，他呀！”的一样。但是他们却没有作声，并且一点也没有动颤。而这新来的客人对于他所受的款待不仅毫不介意，好像还感受着一种满足的光景。

他弱声弱气地问道：“这又是甚么缘故呢？是两人合唱吗？怎么不是

三人合唱呢？唱第一次中音^①的到底往那儿去了呢？”

“巴克林君（Paklin），你是说的涅暑大诺夫吗？”奥斯突罗杜摩夫带着很严肃的样子回答着。

“是呀，奥斯突罗杜摩夫君；我是说的涅暑大诺夫。”

“巴克林君，他恐怕就要回来了。”

“奥斯突罗杜摩夫君，我听了真是高兴！”

跛脚者转向着玛殊玲了。她黑起面孔坐在那儿，悠悠地把香烟的青烟接连着向空中吹去。

“唉唉，最可敬爱的，你好吗？……啊，真是对不住！我总忘记你的名字^②和你父亲的名字呢！”

玛殊玲把肩头耸了一下。

“那也全没有记着的必要。你不知道我的姓吗？那就够了！……并且‘你好吗’这么一问是甚么意思呢？你不看见我是还活着的吗？”

“啊不错，真是不错！”巴克林叫了出来，在这时他把鼻翼鼓张起来，把眉头耸了一下。“假使你是升遐了的时候，那我区区小子就不会有这样的幸福，得以在这儿见你，和你对话呢！……我问你好，只是惯用的客套话……你的本名和尊父的名字……唉，你是晓得的，秃头秃脑只叫你的姓，只叫你玛殊玲，不是有点失礼吗？……我晓得你写信的时候，不消说是写波拿伯^③——喂呀，恕罪，恕罪，是写玛殊玲！……但是在这么会话的时候呢？……”

“谁在要求你和我对话呢？”

巴克林兴奋地发起笑来——就好像他要窒息的一样。

“唉唉，我的好姑娘；请你和我握手，不必那样生气……我晓得的，你是再好没有的人，但我也不是坏人呢……唉……？”

巴克林把手伸给她，……玛殊玲蹙着额看他……但到头和他握了手。

① 次中音（Tenor），声乐中的四步音级：（1）Soprano，最高音（女）；（2）Alto，中音（女）；（3）Tenor，次中音（男）；（4）Bass，低音（男）。——译者

② 俄国人在平常会话时，只把本人受洗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连用，在父名下面男的加owitsch或itsch，女的加owna。——译者

③ 波拿伯是法国拿破仑的姓，此处是写说者记错，立地又改正的光景。——译者

“你定要晓得我的名字吗？”她说，仍然蹙额地看着他。“那吗，好罢，我叫浅克拉（Thekla）。”

“我叫皮门。”奥斯突罗杜摩夫用他的低音^①插着说。

“啊，领教不少，领教不少！但是请你们对我说，哦，浅克拉，哦，皮门——请你们对我说，你们两人为甚么待我这样不好，而我却是……”

奥斯突罗杜摩夫打断他的话头说道：“浅克拉觉得你，并且不仅浅克拉一个人，觉得你对于一切事情都只从取笑一方面去观察，觉得一切的人不敢信任你。”

巴克林听着他的品评立地掉转身来。

“啊，我的皮门阁下！这正是一切人的误解，他们批评我都把我误解了。第一，我并不是时常在笑，其次——我笑也是毫无意义的，人们都能安心地信任我；我举出个证据罢，我受你们的愚意的委托也不仅一次呢！你是公正人呢，皮门阁下！”

奥斯突罗杜摩夫从齿缝中吮吸了一下。巴克林摇摇头又接着说，这一次却没有发笑。

“不，我不是时常发笑的！我决不是甚么轻佻的人！请你看我一下罢！”

奥斯突罗杜摩夫把眼睛举起来看他。真的，巴克林在不言不笑的时候，他的相貌带着一种忧郁的神情，更差不多是恐怖的神情：这种神情只要他一把口张开的时候，便变成一种滑稽的，更简直是卑劣的变态了。奥斯突罗杜摩夫却是保持着静默。

巴克林又回转身来向着浅克拉·玛殊玲。

“唉，你的研究怎么样了？你的崇高的仁术有进步了么？要帮助一位没有经验的人在他第一步踏进这光华的天地，怕决不是容易的事罢？”

“毫未见得——只要那没有经验的人是不比你更大的时候。”玛殊玲答应了他，她是才不久受了产科的试验的，她说着不禁欣然微笑。

她的父母是南部俄罗斯的小贵族，薄有些儿产业，她在一年半以前从家里逃了出来，衣囊里只带着六个卢布便走到了比得堡。她进了一座产科学学校，热心地用了一番功，她也就博得了产科女医的文凭了。她还是处

^① 这是声乐上的低音（Bass），见前注，是一种沉重而粗莽的声音。——译者